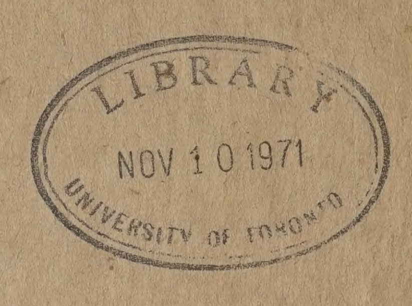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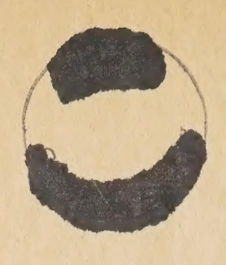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十七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春帖子詞

皇帝六首

肇履璿璣歷重飛緹室灰寒隨土牛盡暖應斗車回

二

鸞路迎長日農祥正曉天九垓同煥沐萬物向蕃鮮

三

盛德方迎木柔風漸布和省耕將效駕擊壤已聞歌

四

候鴈來歸北寒魚陟負氷相烏風色改暘谷日華升

五

浮陽蒲野白溶溶澤底山椒淑氣通草木豈能知造化一華一葉盡天功

六

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雕刻巧正如恭已布深仁

太皇太后閤六首

盛德初臨震陽和已動坤發生天施大厚載母儀尊

二

種桃臨玉井裁勝刻金花借問此何處崑山王母家

三

長樂曉鍾殘皇輿入長安東風猶料峭昌褧禦餘寒

四

慶壽風烟接未央飛樓複道鬱相望春來無以銷長日閑取經書教小王

五

冰澌半解波先緑柳葉未生條已黄四海澄清天子孝朝回日奉萬年觴

六

東宫歸政五年餘隱几時觀黄老書禁闥無爲民自化熙熙不獨在春初

皇太后閤六首

母德思齊盛天心奮豫初青蹕凝輦路佳氣擁宸居

三

暖日初添刻柔風乍襲衣弄孫時哺果觀織屢臨機

三

膾肉紛銀縷蘭芽簇紫茸大官遵舊俗歲歲與今同

四

釵上花開海鷰飛紅繒翦蕚蠟粘枝風前飄蕩參差羽還似瑤箱呈瑞時

五

玉漏聲殘金殿開乘輿淸蹕問安來盡將草木欣欣意同與新春入壽盃

六

裁縫大練成春服慈儉由來性所鍾肯使外家矜侈靡車如流水馬如龍

皇后閣五首

穜稑獻新種褘褕澣舊衣玉鈎隨步輦行看採桑歸

二

樛木猶藏葉夭桃未作花六宮歌逮下四海詠宜家

三

溝暖氷初斷隐晴雪半消餘寒不足畏塗壁盡芳椒

四

寶勝金幡巧鬬功綵花蠟鷰颭和風玉盤翠苣映紅蓼捧案朝來獻兩宮

五

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紝方知縷縷盡辛勤

夫人閤四首

璧帶非烟潤金鋪霽景鮮繡功添采縷和氣入繁絃

二

翦綵催花發開簾望鷰歸藏鬮新過臘習舞競裁衣

三

綺窗繡戶又東風丹夜遊陪歲歲同但願太平無限樂何須三十六離宮

四

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樂詞

樞密院開啟聖節道場排當詞

散念

紫電流樞元聖誕膺於丕運妙花雨地輔臣祇奉於仁祠憑不垢之勝因祐無疆之遐算仍修高會共洽多娛宜盡從容式昭慈惠

夔龍滿座集儒紳花雨仍添一日春欲識華胥何處在只應近與醉鄉鄰

作語

德水澄瀾上聖應期而降誕崇丘儲粹大賢名世以挺生蓋精神之會昌若符契之相合必資同德用底太寧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容覆如天照臨若日躋羣生於富壽之域

納庶俗於仁讓之塗雷雨弗迷魚鼈咸若伏惟某官某官丕宣忠力克壯遠猷筦樞機而均四時撫韜鈐而制八狄屬呈祥於里社冀徼福於香城大啓梵筵同祈膺算玉毫珠髻既瞻仰於慈雲寶案金觴仍涵濡於湛露肴羞交錯笙磬駢羅仁澤釀於惠風喜色饒於淑氣某謬參樂吏獲對台廷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華渚流星表聖期宗工齋祓欵仁祠異花散漫承嚴供妙樂從容奉宴嬉印綬相鮮金錯落珮環交映玉葳蕤乾坤長久南山固此地年年捧羽卮

勾曲

八音繁會七律鈞諧上悅台顏把色合曲

御筵送李宣徽昭亮知眞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旗尾飄揚山燒裂馬
蹄騰踏塞晨昏胡兒稽首朝南闕天子垂衣御北門幕府
事閑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

作語

天文垂象貴將陪扈於太微地險流形常山控臨於大漠
矧聖神之御辨懷荒景以嚮風秋塵無驚夜戶不閉眷是

股肱之郡委於心膂之臣某官武節兼人雄規絕衆元戎十乘董銳士以啟行清酒百壺命賢王而出餞榮生道路威動塞垣駐大旆於近郊留朱輪於清籞某叨居樂部幸對台光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品鐵衣照耀擁千兵驪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雨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某聞三王之盛未有遺年五福之先莫如享壽恭惟開府

太師才爲人傑位極帝師黑頭强仕之時已登廊廟黃髮
老成之日還賞林泉贊熙洽於三朝保康寧於八十太公
望口餘兩齒猶釣渭濵田千秋身乘小車尙腰相印何曾
則始爲太宰石鑿則甫拜司空平津之談論多聞方叔之
謀猷克壯獨兼具美度越前修留守相公鎭撫都畿典司
官鑰遇唐虞之無事喜稷禼之得朋大啟華筵益祈遐算
提舉端明惜盛事之難値慕賢者之所爲親邀相車就宴
甲第䖍斟芳醑仰祝椿齡某不揆荒蕪敢獻口號
元勳茂德古無倫海内高賢第一人台席已酬調鼎志磻

溪還作釣魚身師臣首冠三旌貴蕆歷行開九帙新願過期頤躋上壽飛觴四十有餘春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十七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十八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挽詩

仁宗皇帝挽辭二首

聲教萬餘里文明四十春茂勳留信史盛德滿生民共適禽魚樂安知槖籥仁百年龍馭遠空復仰威神

二

霧曉銅魚躍霜寒閶闔開哀聲際海發靈仗拂天來別寢巖虛位重闈閟夜臺拍城空有路無復屬車回

英宗皇帝挽辭三首

盛德師堯舜英資肖祖宗太陽光徧照滄海量兼容鴻業知能繼齊民望可封如何未五載已上鼎湖龍

二

虹瑞流朱邸童髦侍紫宸簡心天與子授位帝知人學古功時敏鈎深道日新宜然三百載民物仰威神

三

諫省臣無狀龍鱗昔屢嬰恩深忘位賤義重覺生輕不正誅鋤法仍蒙奬嘆榮百身何足報天造固難名

神宗皇帝挽辭五首

决事神明速任人金石堅天機先兆朕聖度蘊淵泉仁義生知性恩威獨化權乾坤無毀息長與大名傳

二

聽政涉中昃觀書度夜分周王忘自逸漢祖不知勤棣蕚因心友雲章落筆文佗年紬石室光大繼皇墳

三

至德成無象徽名避不居期門弋獵絕步輦宴遊疎錢列金釭暗兵嚴武帳虛蓬萊日晏仗猶望駕宮車

四

鼇禁叨承詔金華侍執經微生輕草芥聖澤潤滄溟鹿性安林野葵心注闕庭堯雲不可望白首涕飄零

五

式道清行馬靈輴下陛簾雲奔同軌集雨泣兆民瞻石闕蒼烟暝松門白露霑戴弓徒隕絕無計附龍髯

光獻慈聖太后挽辭二首

麟閣承家慶軒星應德暉帝猷陰有補嬪則動無違遽就蒼梧野空餘大練衣只應彤管在萬古播鴻徽

二

四紀禕衣盛兩朝長樂尊九州貢甘旨萬乘問晨昏明辟歸元子嘉謀賚孝孫羣生資后土難答化光恩

相國魏忠獻韓公琦挽辭三首

瀛海訏謨定宗祧指顧安鴻勳柱石壯勁節雪霜寒翼亮三朝久初終一德完如何未黃髮壟柏已丸丸

二

愛物威容悴憂公宿疹加孤忠貫白日美志掩丹霞行路皆惆悵聞風悉嘆嗟英靈覲宗祖猶想佑皇家

三

惻怛動旒扆鴻臚葬老臣簫鐃震淦口紼翣隘漳濵久大
英名在哀榮異禮陳豐碑紀遺烈長泣鄴城人

相國鄭元憲宋公庠挽辭二首

仁聖初承緒敷天籲雋賢得人玆最盛射策獨居先禁省
英聲遠巖廊至化宣辭榮還故第三事究高年

二

邦光華哀補家寶素書陳東閣簪裾散西芒宅兆新泉臺
無復曉柏逕不知春獨有高文在芬芳繼古人

相國祈正獻杜公衍挽辭三首

舟楫才猷大氷霜德操堅陶鈞成茂業書史樂高年瞻望簪紳共吁嗟館舍捐舉時無異論方信令名全

二

鈞玉吳臺舊誅茅梁苑新位登華袞貴家似布衣貧直道高當世清風遺後人千秋寒照日竹帛不棲塵

三

先子同烏府知音誠皦然脫縗來拜伏撫首辱哀憐迨此泉扃掩空悲塵綱牽無由懷酒絮撇涕望新阡

相國廣平文簡程公琳挽辭二首

明直君臣合安危將相兼金章四輔貴玉帳萬兵嚴禦侮長城隱臨繁利刃銛南山實巖石何以慰民瞻

二

帝誥封泥紫皇墳殺簡青坐談安玉壘專對讋龍庭黼黻昭文理冰霜瑩典刑英靈入箕尾終古作天星

相國潁莊敏龐公籍挽辭三首

儒衣臨絕塞廟略運奇兵綬帶羌塵靜靈旗海霧淸公心結明主陰德庇羣生名遂身仍退入間五福幷

二

銘旗遠明滅騎吹去低昻三鼎功名大重泉日月長鶴飛來弔客牛臥卜連岡車馬還城郭悲風滿白楊

三

滄波與鄧林魚鳥久飛沉一旦成陳迹何人識寸心高山亡景行流水失知音淚盡離東閣歸來破故琴

司徒開府韓國富公弼挽辭四首

天祐休明祚時生儁傑臣賢科首多士宰府澤生民煥爛三台正沖融四海春欲知甄治力試問白頭人

二

松漠驕無信漁陽廣聚兵移書侮中國决意背齊盟直氣輕軺入英辭左袵驚虜歸烽火滅寓縣復升平

三

大呂功名重鴻毛軒冕輕閑居客愈盛甓出市皆傾滇海涵容大龍門謁見榮謙光儼在目慟哭望佳城

四

杖屨還私第精誠在本朝愛君老不懈憂國沒方昭東閣秋牢落西芒夜寂寥只應忠亮志氣運不能消

參政王肅吳公育挽詩三首

皇家延茂異鶚立迥無倫高議誰能奪英才自有眞驊騮寧受縶氷鑑不棲塵試爲咨清論風流第幾人

二

辭華已獨步政治復無前吏不容三穴民皆戴二天於今知和寡自古愧才偏惆悵棠陰下仁風尚藹然公再爲陝牧光實陝人知公之政

三

念昔少年日謬登君子堂重言何以稱厚德不能忘光昔以文

請見公荅以長歌過有褒嘆　王塵聲容在泉臺歲月長憑誰寄清淚爲我灑松岡

北京留守太師王公拱辰挽辭二首

盧肇時推重終軍衆共賢何如奪標日未及弃繻年官歷清塗徧名居美事先人間福有五視履豈非全

二

昔日程文士光應舉公發解中間侍坐賓遊陪懃晚輩待遇過佗人方歎龍門遠俄驚馬鬣新西園行樂處引領但沾巾

贈太師文公挽辭三首

汾晉地形美古今多鉅賢況承勳烈後宜有慶靈傳著位登朝右聲華山衆先起家從此始圭組遂蟬聯

二

美化流民物薰然遺愛多欒公當日社邵父至今歌庭有三鱣集門容駟馬過欲知餘慶在公鼎格平和

三

夏屋封何處出田有臥牛蟠根走伊水回首負嵩丘忠孝家風備哀榮禮秩優龍鸞舞宸翰萬古照松楸

樞密太傅文恭胡公宿挽辭二首

行冠鄉人品文爲學者師黃裳蘊厚德玉律儼淸規大節人難奪嘉謨世莫知儀刑不可見遺烈滿豐碑

二

徘徊游內禁密勿贊鴻樞陰德加民物淸明服士夫天方遺一老星忽隕三吳疑從龍髯去來雲在帝都英宗時方上僊

贈太子太傅康靖李公若容挽辭二首

黃髮今彫喪蒼生欲奈何散金纔極樂曳杖已成歌十郡餘恩在三臺故吏多位崇仍有後五福更爲多

二

鹵簿去悠悠西郊亂葉秋旐翻寒日薄茄咽斷雲愁吊客門飛鶴佳城山臥牛靈車今不返洧水自東流

宣徽惠穆呂公公弼挽辭二首

奕世台衡貴盈門紱冕榮遐方流惠化殊俗讋威聲宥密資忠力安平寄老成遽騎箕尾去何以慰蒼生

二

維嶽人皆仰長城衆所依遠猷方克壯昭世忽長違象設儼如在英靈窅不歸唯應令名久竹素藹餘輝

宣徽使文肅鄭公戩挽辭二首

璿璣敷帝命金節護邊兵書付將軍制眞爲儒者榮扶搖方上擊濛汜忽西傾罷市人相弔紛紛滿百城

二

柳翣喪容盛江山故國遙淸時獨長往何日重來朝事與秋雲斷榮如曉夢消西風虎丘路馬鬣又蕉蕘

又代孫檢討踰作二首

湖澄萃岫孤勝地古東吳氣象常時秀英靈何世無金閶演王綍玉帳綰兵符煒燁照鄉曲從茲益重儒

二

人爲天地客處世若浮休豈有生長在秖知名可留露沾寒草晩風𩙪自楊秋地下求文友應從顧陸遊

翰林彭學士乘挽辭三首

夙昔遊清貴時流籍重名讎書石渠祕視草玉堂榮吉兆虛三觶凶期告兩楹子雲思故國墳樹必西傾

二

平生對交舊萬日正如初不復知榮賤都能忘戚疎遺靈瞻素几僞物屏塗車家事何蕭索空餘萬卷書

三

祖奠垂將撤笳蕭儀欲行野寒嘶故馬樹轉出新旌泉路幽無底魚燈暖不明如何齋美志欝欝向佳城

楊侍郎 察 挽辭二首

時論歸淸德皇心重老臣祖風終鯁直家學本深淳便殿談經久安車就第新如何金未盡奄忽棄鄉人

二

憂國心如石當朝有古風掛冠雖在遠遺禮不忘忠飛旐西歸洛新阡背倚嵩還令往來客下馬白楊中

王侍郎 琪 挽辭二首

弱冠獻奇策居然終賈才賦成平樂館歌奉柏梁杯侍郎天聖初以江都主簿上書獻十策詔試館職嘗侍宴後苑賦山水石歌首出諸文士獨被褒賞麗藻留昭世英遊隔夜臺土中埋美玉誰見不興哀

二

振鷺辭靈沼冥鴻翔太虛清朝解鳴玉舊里掛安車詩酒江山勝園林俸祿餘所忠今不往誰奏茂陵書

鄭侍郎紓挽辭

雲夢氣回後比肩生雋豪司農家學富廷尉里門高騏驥昔千里鳳凰今一牢卽邱餘慶在終應呂虔刀

侍讀王學士挽辭二首

石室書編富金華講席重薦紳歸博洽鳴玉稱雍容貳負纍囚象尸臣古瑑蹤老成今已矣咨訪欲誰從

二

杯應潛蛇影門陰集戴鳥玉樓新記就石槨舊銘沉篋有封巒札籯無遺子金寂寥封馬鬣秋色淨松林

參政尚書文簡丁公度挽辭二首

鳳躍遊汾曲非熊得偉人閶臺尤顯重訓誥愈深淳論道參黃閣橫經侍紫宸如何天不憖志業未全伸

二

丹闕晨趨退蕭然忘世榮閑齋虛自白永日澹無營脫落簪纓累沈冥丘壑情貪夫誠有激千載素風清

侍讀張學士瓌哀辭二首

喜愠與榮枯居之悉晏如稍閑多執筆至老不拋書常愧無能極曾霑清論餘秋風郭門外雨泣望喪車

二

凶夢歌洹水妖巢集戴鵀未嘗餘俸祿無以具衣衾袁渙分倉穀翁歸賜府金佗年紙固傳寧使令名沉朝廷以公清貧賻贈

有

加

錢左丞明逵挽辭二首

煒煌傳家學連翩射策榮走丸過省閣破竹取公卿埋玉嗟何早爲山惜未成空令澤宮友相顧淚縱横同年致祭者二十二人

二

象設如平昔升堂不見君尚疑言笑在忽念死生分清論千秋雪浮榮一片雲泉臺多少路何處復修文

紫微石舍人昌言挽辭二首

地勝岷峨秀時淸雋又生楊雄晚得祿何武少知名性有圖書癖心忘紱冕榮前年歸諭蜀不使里人驚

二

顧我非君比最爲相得歡平生遊處久美行始終完長夜忍埋玉秋霜不借蘭西風濕襟袖空有淚闌干

邵少卿挽辭

北固啟佳城東吳霣德星繐帳長寂寞羽扇遂飄零泉燭千年碧霜松數寸靑慶餘知有在玉樹滿階庭

梅都官堯臣挽辭二首

兵形窮勝負史法貫興衰落落雖殊衆恂恂不迕時位卑

名自重才大命須奇世俗那能識傷嗟止爲詩

二

漆燈無復曙柏徑不知春南紀光華滅中朝俊秀貧凄清

千古韻寂寞一丘塵異日昭亭下方多瀝酒人

臧郎中挽辭二首

積慶承前烈呈才會聖時薦揚朝有籍治行吏爲師僚友

皆親譽黎民每去思惜哉違世早志業未全施

二

素履存誠厚虛懷待物眞鄉閭昔相接朋友世彌親遺札

蠅頭細長阡馬鬛新九原那可作空復想音塵

張元常挽辭二首

爲吏文無害臨民政不苛渾金生自美古井澹無波方喜

風鵬舉旋聞隙駒過善人宜壽考報施定如何

二

秀眉無足驗結轖遽爲災鄉曲三年别江山萬里迴林間

飛旐入書劒遂舟來墳草枯還綠重泉不復開

王朝議尚恭哀辭二首

場屋推聲價朝紳仰典刑朱衣老卿列白首戀親庭丹壑一朝失泉臺萬古扃音容宛在目爭免淨飄零

二

樂易春陽暖孤高秋氣清老惟知自適貧不問爲生京兆開阡貴延陵題墓榮如何帝師筆純孝紀名卿

邵堯夫先生哀辭二首

萩藿一簞樂嵩萊三畝寬蒲輪不能起甕牖有餘安高節去圭角久要敦歲寒今朝郊外客誰免涕汍瀾

二

慕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眞重言蒙聽實佩服敢書紳先生嘗以予爲腳踏實地之人

哭公素二首

負書遊上國拾芥取榮名雅度津涯濶高文風雨驚忘懷飜得謗縱酒遂傷生忍使泉臺客悁悁不自明

二

丹旐倚輤車榮辱盡虛無半道驊騮頓先秋蘭茝枯兒癡纔過齓親老不勝扶家事今蕭瑟寧將未第殊

哭尚頴　字公楚

操業五常備艱難六極全仲尼難語命禪竈不知天弱女飄何許遺文散莫傳官輕史不錄後世孰稱賢

哭劉仲遴父

天下才無幾夫君獨患多高文粲列宿英辯瀉長河榮宦成朝夢浮生度尺波舊僚空執酒相與淚滂沱

二

昔醉金明渚今來慧辯祠當年笑相視此日笑殊悲天迥川原淨風高草木哀江梅靈氣在泉下復相知

哭馬承之

平生千里別書問亦常來隼拂秋雲擊鸞兼霏霧迴鼎無高世藝安見出倫才有紙盈箱篋扃封不忍開

司馬文正公集卷五十八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十九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銘

鐵界方銘景祐四年作

質重精剛端平直方進退無私法度攸資燥濕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踐道是則是傚

劍銘并序

或曰古者君子居常佩劍以備不虞今也無之倉卒何恃焉應之曰君子恃道不恃劍道不在焉雖

劍不去體不能救其死故苟得其道則劍存可也

亡可也作劍銘云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深慮過防却除不祥倏忽縱橫萬夫莫當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無足憑怙力棄常匹夫以亡敗德阻兵國家以傾逆不敵順暴不犯仁上以守國知以全身長鋏蕭蕭七星炤腰不離於道神鋒可銷

槃水銘 嘉祐七年二月一日作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淸淸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必傾傾不可收用毁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四言銘熙寧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作

聰明壯勇之謂才忠信孝友之謂行正直中和之謂德深遠高大之謂道

箴

勇箴景祐四年作

何爲而正致誠而正何爲而勇蹈正則勇孟賁之材心動則回臨義不疑嗚呼勇哉

逸箴

百仞之木生本秋毫德隳於惰名立於勞宴安之娛窮乎

一晝德著名成億年不朽可貪非道可愛非時没世無稱君子耻之昔在周公作爲無逸大聖猶然況非其匹

友箴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之門仁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頌

顔樂亭頌并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淸臣子瞻蘇軾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爲昔顔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命曰顔樂邦

直爲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予贍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寛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宰後進之士互爲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爲細

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

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

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

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贊

河間獻王贊 慶曆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之不省重以

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

迷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

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録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𨒪𨒪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宫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裒好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𧿹乎故其功烈至今頼之且夫觀

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遊觀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斁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賢於文景遠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耶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司馬文正公集卷五十九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論一

功名論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

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繇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譬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

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與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

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刧代將田單詐騎刧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爲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蒔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

不可得也爲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

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

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
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
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
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
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
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
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
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
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

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

戰戰慄慄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

國苻永固得王景畧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
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
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
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曰鄉
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庭
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
畧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
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
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

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繇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機權論 慶曆五年作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辨之機者弩之所以發

矣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遠故聖人之用機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機易本作幾而作不俟終日然則機者事之未著萌芽端兆之時聖人眇然見之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爲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過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者也聖人之用權也必將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捨此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爲說

者乃欲棄仁義而行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
爲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
謹而後行之故百姓萬物皆賴焉小人不知機權之道而
誣竊其名妄行詐理所以福祿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
聖人機權之道曰昔紂爲玉杯象箸而箕子佯狂衞靈公
仰視飛鴻而孔子行是皆知機者也夫杯箸小器飾以珠
玉未爲太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爲其奢淫泰侈之漸
緜此始也仰視蜚鴻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
能用聖人而有厭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

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皆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爲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淪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苦其身體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遷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受爲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偕亡則祖禰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廢姓伐宗國

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斲喪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君商受苟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誠不得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爲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蛇其辭以感動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

近小人積習至此非其性惡故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營
于桐宮密邇先生其訓無俾世迷言積習寖久將成其性
及今猶可沮詘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
至也微子之誥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決
必亡國也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
罔爲臣僕言商旣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
出我乃顛隮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權謀輕重之審
諦也大誥曰肆予冲人不卭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言今東征非爲已也豳風曰旣取我子無毀我室

子以喻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也予羽譙譙予尾翛翛言勤瘁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唯音嘵嘵言三監背誕王室阽音言危也危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昧錙銖之利以放逐其君懷芥蔕之嫌以屠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周曰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朋黨論 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作

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溫與閹豎乃李

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繇閹竪閹竪之橫繇輔相是則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旣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聰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邪家覆亡繇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

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詖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繇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羣臣爲朋黨誰之過也繇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中和論 元豐七年十月三日作

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以中爲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爲中發之爲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

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繇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蓋言知夫中和者無入而

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小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蓋言禮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閒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於氣志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爲本以鐘鼓爲末也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蓋言政以中和爲美也大雅曰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爲貴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爲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導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

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其內能如此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蔕芥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爲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

存捨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楊子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應務於外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為善小人乘之以為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胸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才德論 慶曆五年作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强智怯不可强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爲鐘可以爲鼎玉可以爲珪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爲鐘鼎金不可以爲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敎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

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

昔者酆舒有三雋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爲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

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仆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鬬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佗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爲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爲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

雖勤灌漑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稿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漑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蕿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爲哉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十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一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論

知人論 嘉祐二年作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餼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肄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

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祲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幾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偉經本作后矣又曰文王惟

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也經本作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爲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識也人

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蓆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繇是言之人君之事首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皐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羣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豺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

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孟賁之揮

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寘寘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敬而肅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三勤論

楊子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愚謂勤民者一未嘗有三也何則吏者民之司命吏良則民斯逸矣未有吏善而政惡者也亦未有政善而吏惡者也度吏之才而任之者君之政也形

體也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吏苟得人安有穀人不足

於晝繇人不足於夜者乎故爲人君者謹於擇吏而已矣佗奚足事哉

十哲論 慶歷二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以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爲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

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彫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爲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爲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槩耶

四豪論 慶歷二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貨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槩於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為誅首孟嘗君養無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媮采名譽以竊國

相之任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春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僞之謀亂其國嗣洿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儆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于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

之下也然趙奢獸平原君之客奢諭釋以公義而平原君
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
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
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詘而不耻勞而不倦非有高世
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
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訓志者審知二子之賢
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却之
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
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飄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

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俠游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爲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唇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

非獨赴趙之難亦爲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爲置守冡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

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

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没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没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廉頗論 慶歷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

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彊暴逞其毒螫葅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

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囚於夏臺戎狄侵豳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耻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儻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耻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伐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狠其功烈豈不煒煌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

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賈生論 慶歷三年作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疎廢早終可爲痛惜愚以爲賈生學不純正雖有儁才任之爲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陳得失云

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謂侯太彊也以爲指大於股脛大於腰久而不制必爲國害夫爲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太彊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鼂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敗亡不救惡能爲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奴荒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爲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蕞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忿其區區之禮節忽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爲知治體

也夫治天下之具孰先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
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疆埸不聳當如內憂何儲嗣失
敎雖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
者列之於後以爲餘事捨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
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爲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本末之統謬
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
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鎭撫諸侯綏之
以德齊之以禮而欲疎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爲虛器操刑
法爲利柄翦周孔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繇此觀之所學

豈得爲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繇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暐曄可觀而不得施於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駁濫刻深非吾黨也夫唯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龔君賓論 慶歷五年作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詸音戍誘也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

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絶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汚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名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

之信矣哉

邴吉論

邴吉爲丞相出逢羣盜格鬬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署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

哉當邴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横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

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邴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致知在格物論 元豐六年作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

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耻之尙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趍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耻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淸矣泥沙汨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已之道誠善

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粱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元豐七年作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

能辨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音覲瘞尸曰殣）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

際何恐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佗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巳意處歲月日時及

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藁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僅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十一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二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議

不以卑臨尊議 慶歷五年作

大傳以爲武王克商祀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父子之間譬猶天地之體殊君臣之位絕尊卑之分天性自然是以子雖爲天子無害父之尊父雖爲士子不敢先之人道之大倫古今之通義也武王纂紹前迹登隆基緒追尊先世告成王業蓋以推功歸美崇戴前

人非謂身臨四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爲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深於聖人之旨失之何則太王王季文王追褒旣盛則太王之前公劉不窋之倫尚爲以卑臨尊未得謂之順也然則追稱繼號終已無窮豈可行哉謹案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又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大雅曰維此王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至言文王受命非一不可悉著然則周之王迹肇於太王茂於王季成於文王終於武王武王旣有四海追思王迹之所繇興積功開業之艱難是故推三世而王之以明

非已功藉祖宗之餘烈也聖人之志昭晰若此而謂之不欲以卑臨尊其爲失也大矣且夫以太王之仁愛勤勞王季之孝友光明文王之布德行化討叛懷柔三分天下之諸侯而有其二謙畏天命不輯大勳以授聖子武王因累世之基用旣王之周推已亡之商而取天位臨四海朝諸侯雖以中庸之君處之猶不敢蓋其祖宗之勳謂天祿繇已而成徒以私意追王祖宗不使諸侯臨天子之尊而已況於武王大聖豈得爾哉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夫武王歸

美前人之意如此追王之理豈不明與

祔廟議 嘉祐八年六月一日上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昭穆盡則毁舊本無親字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藏以太

祖未正東嚮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

配天議

伏準中書劄子翰林學士王珪及知制誥錢公輔等奏季秋大饗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奉聖旨令臺諫及經筵臣寮與兩制禮院同共再詳定聞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專博訪群臣使各陳其意臣等愚憒不達古今但據所聞正禮以對至於取捨繫自聖明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巳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於得禮而巳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

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帝章帝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
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
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
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
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
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
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
則祀眞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
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眞宗而以

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紬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況紬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邱及明堂臣等亦以爲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祚萬世若繼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無別也凡爲國家者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不可專狥目前而已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眞宗配五帝於明堂行之爲便

宗室襲封議 時在學士院朝廷以爲非是兩制議者各贖銅三十斤禮院各追一官

臣等竊原聖人制禮之意必使嫡長世世承襲者所以重正統而絕爭端也古者諸侯生立世子死則襲爵故令文稱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皆爲始薨之時應襲爵之人也其無後者則國除自唐末以來三公以下不復承襲國朝故事常封本宮最長者一人爲國公陛下以爲非古故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降勅節文稱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

人爲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
故殺其恩禮又稱其非袒免親更不賜名授官太常禮院
尋奏檢詳國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
繼襲今來新制既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即與
自來事體不同本院參詳合依禮令傳嫡承襲閏十一月
五日奉聖旨祖宗之子并濮國公並令傳嫡襲封所有見
今諸宮院已封公者令依舊將來即更不襲封臣等詳觀
兩次詔旨丁寧皆欲以復古禮而垂正統也今據禮院所
定諸王後合襲封人內除越王曾孫世程曾王孫宗肅韓

王孫宗續吳王孫宗絳並依禮令當傳襲外其昭成太子
陳王蔡王皆無後國當除宗保仲郃宗達以旁親繼襲乃
是朝廷特恩爲之立後紹封其國於禮典亦無乖違所有
秦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克繼韓忠彥等欲立其
庶長孫承亮楚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世彥韓忠
彥等欲立其庶長孫從式魏王之後衆禮官皆欲立其嫡
孫同母弟宗惠臣等看詳三王見今自有正統而承亮從
式宗惠皆係旁支若此三人襲三王之封則子子孫孫常
居環衛世襲爵祿與國無窮其正統子孫袒免以外更不

賜名授官數世之後降在皂隸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統
何罪而絕不惟與禮令之意乖違亦非聖詔所謂爲宗傳
嫡者也所以然者蓋緣禮令據初薨之時定爲嗣之人今
日於數世之後議當爲後者事體有殊而專執令文所以
參差不合而異論紛紜也臣等案忠彥等以爲令文之制
與古稍異若無嫡孫而有嫡曾孫則捨曾孫而立嫡子母
弟若無母弟又立庶子以此知亦許推及旁支常以親近
者爲先也今令文稱無嫡孫同母弟則立庶孫以禮典與
五服敕言之諸子之子除嫡長外皆爲庶孫既立庶孫則

當於諸旁庶孫內擇其長者一人立之蓋王視庶孫恩親等也庶孫比曾孫行尊而屬近也臣等案令文皆約古禮爲之安有與古不同之禮借使不同朝廷方憲章稽古亦當捨令而從禮豈可棄禮而就令也況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傳襲言嫡子嫡孫相繼不絕雖經百世皆應傳襲也若不幸而絕則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非謂有嫡曾孫捨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晉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世爵士大夫世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也吳商云按禮貴嫡重正所以尊祖禰繼世之正統也夫受重者不

得以輕服服之是以孫及曾元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王敞云君爲祖三年旣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者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范宣云嫡孫亡無後則次子之後乃得傳重以此觀之明嫡統不絶則旁支無繼襲之道然則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傳襲自嫡曾孫以下皆包之矣所以更言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者嫌人無嫡子卽立嫡子之母弟或嫡子有罪疾并其嫡孫廢之故也又言曾孫以下準此者謂庶孫以上皆無卽立嫡曾孫之母弟無母弟卽立庶弟之類是也若令

文之意但以行尊屬近者爲嗣則無嫡子便應立嫡子毋弟及庶子何爲更立庶孫也必若忠彦等所云則國家故事取本宮最長者一人封公已是行尊屬近之人便當遵行何必更有改作也彼令文所指者傳襲之人五服敕所載者喪服之制事理各殊豈可引喪服之庶孫證傳襲之庶孫也且造令之時王公以下薨則傳襲故必有立曾元者今諸王之薨已歷數世乃更追議當爲後之人則不應捨正統而更取旁支也今欲使合於古而適於今則莫若自國初以來於其人薨没之時定當爲嗣者以至於今日

則於禮令不失而亦不離正統矣案秦王以雍熙元年薨於時嫡子德恭當立德恭以景德三年卒嫡長子承慶當立承慶以寶元二年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長曰克晤先卒無子次曰克繼當立楚王以某年薨嫡長子惟叙當立惟叙以大中祥符五年卒嫡子從煦當立從煦以慶歷五年卒無嫡子有庶子世逸一人當立魏王以某年薨無嫡子有庶子三人長曰允升以某年卒嫡子宗禮當立宗禮以治平二年卒嫡長子仲翹先卒無子次毋弟仲髦亦先卒次毋弟仲蒼當立以此考之其當爲後者豈不明白矣

所有承選雖是德文之嫡子其父元非嫡長子不應承襲葢因今來承亮以庶孫得承襲故使承選有辭先王制禮皆本諸天地酌之人情譬如四支百體不可移也移之則綱紀紛亂爭端並興於承選可以見其驗矣臣等謹依古禮及令文并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敕命閏十一月五日聖旨指揮檢詳屬籍重行定奪到秦王之後合以克繼襲封楚王之後合以世逸襲封魏王之後合以仲蒼襲封其餘並如衆禮官議所定

李僕射謚文恭議　穆

僕射稟秀美之氣涵純壹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自衡華舊本作泌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不承奄忽遷得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渙然未息紳弁之士流爲美談謹案謚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于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光輔神宗乂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于位之謂矣請謚曰文恭

錢中令謚宣靖議 若水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

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撓不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案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謨帝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夷夏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謚曰宣靖

趙少傅謚僖質議　真

少傅體和居厚履恭涵壹言必有物動不邀名矯迹衡茅濯羽雲漢入贊樞極出殿藩維謹案謚法小心恭慎曰僖

言行相應曰質少傅內則造辟盡忠外則騰章建畫親賑
有問應以他言可不謂信乎歷事三朝始終一節不賁飾
以譁衆不激訐以高人可不謂質乎請謚曰信質

馮太尉謚勤威議 守信

昔者晉人不恭敢距大邦負固阻兵趦趄不庭太宗征之
霆駭風趨狐狼之墟化爲樂都混一之勳太尉與焉獫狁
孔熾整居幽冀縱騎鳴弦至于澶淵真宗一麾電卷雲披
翦其酋豪馬潰麋逃底寧之功太尉在焉天下旣平輩游
不驚符瑞充盈登休薦成和鸞四巡萬乘星陳東暨云亭

西涉河汾警蹕之淸太尉扈焉白馬之河漏爲橫波濟澤之阿閭殫可歌雲林什竹薪石相屬淵吐其陸莓莓衍沃隄防之勞太尉董焉謹案謚法能修其官曰勤猛以彊果曰威迹其夙夜在公臨敵剛决榮祿昭融令問始終考於二法可謂協矣請謚曰勤威

辯

性辯 治平三年正月二十日作

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大體也夫

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爲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爲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以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耘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

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粱之生於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愧之心亦生而有也是知藜莠之生於田而不知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楊子以為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身中之謂也顧人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

然明白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楊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楊子之言以爲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楊子者也

情辯

應幾有子生十年而喪之應幾悲哀甚旣而自諭曰是何益哉昔者吾嘗聞於有道者矣曰死而悲哀者情也死生有時短長有命知其物理之常不足悲者道也故其始也悲不自制情勝道也及其久也悲日益衰而理可以奪道勝情也予常以爲知言光辨之曰是非有道者之言也夫

情與道一體也何嘗相離哉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寖衰者亦道當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他皆順人情而爲之也夫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馬也道者御也水不防則汎溢蕩潏無所不敗也馬不御則騰突奔放無所不之也防之御之然後洋洋焉注夫海騤騤焉就夫道繇是觀之情與道何嘗交勝哉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十二終



